

工农兵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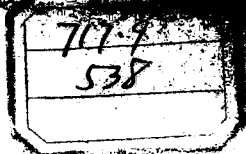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检查员

乔立英 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

这本书里包括兩篇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。

“老檢查員”写某工厂里一个老工人爱护国家财产，連一根焊条，都不肯浪费。有一回，他發現木工組把大木料劈开来釘了木箱，他就提出批評，并及时报告檢查組和厂長，終于保全了大木料。有一个晚上，天忽然下雨，他就摸黑搶先去搬运放在外面的东西。因为他这样爱护公物，所以人家很尊敬他，称他为“老檢查員”。



“窍门开花”写某車間有一个組長思想保守，一有任务就动员工人加班加点。有一回任务緊急，他又提出这样做。有个青年工人坚决反对，主張找窍门，但遭到了他的拒絕。这个青年工人在上級的支持下，改进了工具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完成了任务。

老 檢 查 員

乔立英著 肖竟插画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鋼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351号

前門印刷一厂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总号0888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

印張1 字數11,000

1956年7月第一版 1956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1—7,000

統一書号: T10008·41

定价: (5) 九分

目 錄

老檢查員	1
竅門开花	19

老 檢 查 員

一

人家都叫我爹“老檢查員”，其实我爹是油房子管理員，“老檢查員”这称号是工友們送給他的。

我爹今年是六十三歲的人了，頭髮白了一半，臉上的皺紋一道挨着一道，可是他的身子还很壯实。



前年，劳保部的同志來过好几次，叫我爹退職养老，他总是不依。他說：“別看我年紀老了，可是我的心還沒老。誰都想

把社会主义早日建設好，叫我在家里閑着看熱鬧，那不是活受罪！我還能親手把社会主义建設成功呢！”後來，領導上真沒辦法了，就答應把我爹留在工厂。他原來干的是裝修貨車活，因這活重，就決定把他調到油房子里當管理員。油房子活不多，整天他總要往現場跑几趟，不是幫人銼鋸，就是幫人量材料，有時還要看看人家活的質量干得好壞。有一回一個工友把一根半截的焊條棍扔到廢鐵堆里去了，正巧叫我爹看見了，他沒問情由就把那工友批評了一頓。他說：“你知道一根焊條棍要費多少工夫才能制成呀？你就為自己省力專使整根的？你吃饅頭能吃一半把那一半扔了不吃嗎？”把那個工友說得一句話也答不上來。後來，我爹把那半截焊條棍拾起來仍舊送給那工友使用了。還有一回是在家里吃飯，因為我急着要去看電影，飯就吃得特別快，不知怎麼從碗里掉出幾個大米飯粒在地上，我爹火了，他說：“你的嘴漏啦，大米飯粒容易來嗎？你把它糟蹋了，你不会想想過去吃糠菜那會兒，連個爛菜葉都揀起來當成好糧食吃嗎？”這時我不

服气地说：“现在不是日子过好啦，你比那时干什么？”这一说我爹把碗放下，小胡子使劲抖了抖说：“你算算一顿饭掉三十个饭粒，一年该有多少大米白白糟蹋了呀？你说说为什么能不算算账呢？……”

二

我有个师傅姓王，名叫得利。王师傅和我爹在一块干了三十多年活。我爹常对我说：“过去这厂子是‘满铁工厂’，我和你师傅就在这厂子里，受尽日本鬼子的压迫。有一年，你师傅家里三天没吃一顿饭，在厂子里偷偷拿了一块破铜，想去换点糠菜，谁知道叫鬼子工头看见了，把你师傅绊倒在地，用皮鞭子抽打。三天没吃饭的人，那里抗得住这么打。我眼看着你师傅被打得满地打滚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上去抓住那坏蛋的手脖子，夺下他手里的鞭子，问他长没长人心。这时候，别的工友也来了，那坏蛋一看事情不好，冷冷一笑就偷偷溜走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被宪兵队捉去坐了半年大狱。鬼子给我过电，用

竹籤往手指甲里釘……那些苦頭簡直不是人受的。多虧了共產黨毛主席救了我們，我和你師傅才能活到今天呀！”

我知道他倆交情很深，每逢禮拜天，兩個老人总要湊到一塊，談生產，說家常。王師傅和我爹的脾氣不一樣，有時兩人為了一點小事爭論得臉紅脖子粗。

我們是全廠的模範組，快到半年了，“優勝紅旗”還插在我們組上。我師傅常說：“這紅旗我們把它焊住了，誰也拿不去。”

這月，我們給鞍鋼做五十噸棚車和貨車箱子，月底就要完成十五台棚車和四十個貨箱子。王師傅對我們說：“任務這麼緊，我們一定要完成支援鞍鋼的任務，把‘十一’競賽紅旗奪過來。”

開始我們就先做貨箱子，用過去那些小塊板子釘，結果，因為板子面窄，板塊小縫又多，還得用膠往一塊對縫，很吃力。一天的工夫才釘了四個，眼看離月底只有二十天了，這麼干怎能完成任務呢？我師傅愁得直抓頭皮。傍晚，他跑到

木材分厂轉了兩個圈，回來時他高興地對我們說：“我把困難對主任說了，主任說：‘只要能提前完成任務，木材廠的木料由我們隨便挑着用。’我看那里有很多大板料，一塊就能頂兩塊用。”

第二天，我們就專找大板料，長了就拿鋸截，寬了就拿斧劈，這可真快呀，不到一上午就釘了十多個貨箱子，工友們都樂得對着臉笑。正在这時，我爹來了，看他臉上還有几塊藍油，大概是在油房子里碰的，他看到我師傅就問：“你今天這貨箱子是用什麼料釘的？”

我師傅說：“廠中心那堆三四〇號大板料呀！”

我爹有點火了，忙說：“你昏啦，怎麼使那堆料？你知道那是準備做客車用的料嗎？你為什麼不使那些小板料呢？怕費勁是不是？”

這時我看見王師傅的臉一時青一時白。他說：“我們用小板做得慢，月底完不成任務怎麼辦？”

我爹接過來說：“完不成任務要想法，你不該把大木料板用鋸截的一塊一塊的，你不心



痛嗎？”

王師傅被我爹說得有点吃不住勁了。他說：“我們这样干是为了工作，我看你是多管閑事！”

我爹說：“这是國家的事，不合理誰都可以管。”

我在一旁真为难，說誰好呢？我心里想：人家檢查員还没不讓呢，你这油房管理員倒不讓了。这时我不知怎么說了一句：“去問問主任去。”

后来他俩又吵了几句，就真的找主任去了。

不多一会的工夫，我看见王师傅回来了，脸上带着一种胜利的笑容。他对我说：“主任刚才讲了，这月的任务紧，不使用大板料完不成任务，就要影响全厂子的生产。他说这大板料也不是咱厂的，那是客车厂用的，这月使一次，完成任务就不用它了。”

我急忙问：“我爹怎么说的？”

王师傅喘了口粗气说：“他还不服输呢，我看他不光跟咱组上劲，还和全厂上劲。我出来时还听他和主任吵着说：‘这是国家财产，不能这样浪费了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到检查科去。’”

我又急着问：“我爹能不能去？”

王师傅说：“主任批准了，他去有什么用。”

三

下班回家，我把这事对妈说了。我妈没等我爹走进屋就生气地说：“你越老越糊涂啦，家里事厂里事，你没有不管的，这不是得罪人吗！”

我偷偷看了我爹一眼，以为他会对我发火

呢，因为我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妈。再说，今天拆大板料也有我的份呀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的脸色并不难看，像往常一样，把饭盒子放下后，抓了把小米喂小鸡去了，嘴里还学着小鸡“吱吱”的叫声。小鸡在他身旁摆动着翅膀，乱跳着，欢乐地抢米去了。他笑着说：“快长，长大了，好下蛋。”他只顾喂小鸡，我妈的话他像一句也没听见。我妈又出去，朝着我爹的脸说：“你这不是气人吗？我说了那么些话，你一言也不发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我怕妈这样一来会引起祸，真想像过去一样把我妈拖回屋来，谁知这时候我爹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好吧，你说我哪地方做错了？就说家里事吧！那一回，你忘了关水道门，淌了一地水，我不该说说你的不是吗？”

我妈抢过来说：“家里的事倒没有什么关系，厂里的事你管有什么劲！人家有主任，又有厂长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就不能老实点！怪不得人家给你起个外号叫‘老检查官’（员）呢！”

我不敢看我爹，只装着看我的书。这时忽然

他喊我：“福生，你過來！”我本來就預防到了，赶忙走過去。我爹說：“你是個團員，也懂得一些道理，你說，你們用大板子對不對？”

我心里咚咚地跳了兩下，臉一陣陣地發熱。我還沒來得及回答，我爹又接着說：“我是個共產黨員，能眼看着你們把國家的財產浪費了不管嗎？”

我一听我爹的話頭還不算硬，心里就平靜了些，我想了半天說：“這也是為咱廠完成生產任務呀！”

我爹嚴肅地說：“過去沒用這些大板料，任務也完成了。這大板料是做客車用的，就該留着給客車廠用。如果下月制造客車沒有板料，你說怎麼辦？把這些大板子浪費了，少出客車，這對國家該有多大的損失！你們能光為紅旗嗎？”

我心里想：道理不用你講我也知道，于是我就學着我師傅的話說：“板料在我們貨車廠子里，就得由我們使用，反正做客車做貨箱子都是給國家做的。我們國家有的是大森林，要板子還不容易！”誰知道這幾句話把我爹又惹火了。他

說：“你說些什麼話呀，樹是容易長的嗎？建設社會主義，什麼都有用處，你能說把一根大鐵軸車成一個小螺絲釘對嗎？”

我看爹又有点火了，就沒敢再說別的，只說：“人家主任都批准了。”

我爹停了一下說：“主任要是對國家財產不負責，我們也跟着不管？”他說着就進屋去了。我真想跟進去，問問檢查科是怎麼處理的，可是又一想：算了，反正主任批准了，檢查科也沒法……

直到我躺在床上，還生氣地想：我爹為什麼盡管些閑事呢？人家都叫他“老檢查員”，這個名多刺耳呀！雖然工友都尊敬他，可是這樣管常了，不挨人家的罵？哎，他為什麼不來家養老呢？……

第二天上班，我看見王師傅的臉老是冷冷的，沒等我開口問，他就說了：“你爹真有能耐呀！我看他能不能掙個大元寶到家里去？”

“王師傅，到底又怎麼了？”我忙湊前追問道。

王師傅把啣在嘴邊的半截烟卷往地上一扔，說：“咱這月的任務算完不成了，檢查科長說咱浪費材料啦。今早檢查科長和廠長來了一趟，說不許再用大木料，再用，必須檢查員批准，還叫主任作檢討呢。”

王師傅這一說，我才明白我爹昨晚那股高興的心情，原來是這麼回事呀！我不知怎麼恨起我爹來了，心里想：你就看着我們完不成任務好嗎？這還值得讓廠長知道！我們這個模範小組這回算完了……我看了看那面小紅旗，心里暗想：小紅旗呀！你快和我們分離了。

我們雖然在表面上都不大高興，可是心里還暗暗地有股勁：一定保住小紅旗。

工作前，王師傅對我們說：“現在不叫咱們用大板料釘貨箱子了，別的組已經開始做棚車了，我看咱們把計劃來個倒反個，我們先干棚車吧。”

王師傅改變工作計劃，我看出他的意思是為了賭氣。我心里也很滿意，覺得这样可以出出气了。

厂外的鉄軌上，停着二十多台鉚好鉄板的新棚車，我和王師傅先領了三台車的木料，王師傅說：“这回的板子真燥，你摸摸多么硬呀！”

我插嘴說：“这回檢收車時，質量一定能百分之百。”

这一天，我們从搬料到安裝，整整干了一台棚車，傍晚下班時，我对王師傅說：“这些木料怎么办？咱把它搬到車里，还是拿到屋去？”

王師傅說：“來回搬动得費多少工呀，現在干活一分鐘都是寶貴的，还是放到外面吧，明天來了就干，能多出多少活呀！”

我故意說：“晚上弄濕了，就糟糕啦，釘到車上出車時，風吹日晒，裂了縫不但得返工，还得受处分呢。”

王師傅說：“看看你說的，多嚇人！你看这个万里無云的天，还能下雨？有这个小北風吹着，它怎么会濕了！你竟說些不在行的話。”

我随口逗趣說：“可千万别下雨呀！”

四

这天晚上，团支書把我叫去了，团支書已經知道我們的事，他問了我目前的生產和思想情况，接着就談到了夺紅旗的事，他說：“夺紅旗的目的是为了多生產，也就是說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業化……”

最后他又对我說：“福生同志，你應該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，不要單純为了紅旗……”

“我有个人主义思想？……”我的腦子忽然响了一下。团支書接着說：“看你父親，这么大的年紀了，他还不辞辛苦地工作，他是为了誰呢？一句話，他还不是为了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嗎？你應該向你父親學習。”

我从团的办公室出來，天已漆黑，半空堆滿烏云，对面看不清人，一陣冷風吹過來，随着落下了小雨点。

我的心像天上的烏云一样乱成一团，腦子里胡思乱想：我有个人主义思想，應該向我爹學習……我一路上也不知想了些什么，当我看到

从我家窗口射出来的电灯光，我的心才一怔。我想：也许我爹睡了吧，到团委的事他是不是知道了？今天晚上回家他能不能批评我？这时我真不知应该怎样走进屋里。忽然听到我妈的声音：“越老越闲不住啦，急不急死人……”我想：又为了什么事呢？大概我爹又在说我了。我悄悄走进屋里，只有我妈一个人在地上直打转转，手里还拿着一件雨衣。我妈一看见我，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，你爹刚才顶雨又跑到工厂去啦，我拉也没拉住，说什么板子，你还不快去把他叫回来，天这么黑，又下雨，还要不要老命了！”

我浑身刷地一下出了一股冷汗。我妈这一说，我才想起我们放在外面的木料。也许我爹就去搬那板子去啦？我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，拿着雨衣就往工厂跑去了。雨更大了，街道上流着汪汪的水，我心里焦急地想：板子算完了。我跑进厂子，老远就看见一个人影在前面，我在风雨里喊着：“爹爹，等一等。”当我撵上，往他身上披雨衣时，那人转过身来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听这声音把我楞住了，我说：“是王师傅吗？”王师傅也听出